

漢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望月 圭子

(東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1. 序論

英語裡，除了‘sit/set, rise/raise, fall/fell, lie/lay’等少數以內部元音的變化來表示者外，並不以詞綴形態的不同來區別動詞的及物與不及物。因此，同一個動詞可以兼作及物與不及物動詞用，例如：‘open, close, burn, break, shut, shatter, split, chill, melt, explode, increase, decrease, collapse, freeze, dim, darken, redden, wake, drop, sink, float, slide, glide, roll, boil, spill, spin’等等。

與英語一樣，漢語動詞也沒有區別及物與不及物的特別標誌，同一個動詞常可以兼作及物與不及物動詞用。但是，與英語不同，漢語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單音節單純動詞數量並不多，例如：‘開、關、轉、倒、熄’等，而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雙音節複合動詞則數量較多，例如：‘擴大、縮小、收縮、恢復、決定、確定、移動、完成、增加、斷絕、集中、暖和、發散、分散、分離、打開、打敗、嚇一跳、轟動、喊啞、哭腫、穿破、壓爛、出版、改變、哭濕、醉倒、激化、同化、強化、淨化¹’等。

本論文的討論將沿著以下的兩點來發展：

- 爲何現代漢語動詞裡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單音節動詞變得如此稀少？又單音節動詞所失去的使動及物用法是用什麼其他的語法手段來取代？
- 在現代漢語裡出現了許多「述補式複合動詞」(predicate-complement compound verb)，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述補式複合動詞都允許使動與起動的交替。因此要問：什麼才是決定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又阻礙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因素是什麼？

2. 單音節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2-1. 現代漢語裡的單音節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漢語的「單音節動詞」(monosyllabic verb)都是只包含一個「語素」(morpheme)的「單純動詞」(monomorphemic verb; simple verb)。現代漢語詞彙的特徵之一是雙音(節)化，因此現代漢語裡可以單獨使用的單音節動詞有減少的趨勢。其中可以同時當作及物與不及物動詞使用的單音節動詞更是數量有限，以下是一些例子：

¹ 湯(2002b)指出名詞或形容詞加上動詞化後綴「-化」所產生的派生動詞基本上也允許使動與起動的交替，而且這種派生動詞的孳生力相當強。

- (1) a. 張三 {開 / 關} 了門。
b. 門 {開 / 關} 了。
- (2) a. 小孩把垃圾丟了。
b. 垃圾丟了。
- (3) a. 我不小心把玻璃杯摔了。
b. 玻璃杯不小心摔了。
- (4) a. 他把燈熄了。
b. 燈熄了。
- (5) a. 他故意把酒灑了。
b. 酒灑了。

呂(1980:316)指出，有些單音節動詞，如以上所舉例子裡的單音節動詞，在接上表示動作完了的「動貌標誌」(aspect marker)「了」之後，表示動作有了結果（，雖然這個結果沒有被具體表示出來），與在動詞後面接上一個「動相標誌」(phase marker)「掉」相類似。如果將呂的這個分析與動詞的及物／不及物交替相關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一般化的結論，即：動詞所表示的事象的「完成性」(telicity) 應該是允許及物與不及物交替的必須條件²。

從詞彙概念結構的角度來看，動貌或動相標誌所賦與動詞的「完成性」在詞彙概念結構裡表示為一個「狀態變化」的下位事象，這個下位事象與動詞原本所具有的表示「活動」的事象互成一個「使動」事象，其中前者表示「結果」，後者表示「起因」。而表示「使動」的概念結構正是保證動詞「作格性」(ergativity)的必要條件。

從 Vendler(1967)的動詞分類的角度來看，動詞「完成性」的動貌屬性將原本單純的活動動詞改變成完成動詞，而只有完成動詞才可能引起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現象³。

除了動貌標誌「了」以外，還可以利用其他的句法手段來改變動詞的「完成性」，例如有些單音節動詞單獨使用時，必須在後面加上表示「終點、時量、距量、動量、狀態或結果」⁴等的補語成分，如以下(6)–(7)所表示：

- (6) a. 他把方向盤（向右）轉了*(兩圈)。
b. 方向盤（向右）轉了*(兩圈)。
- (7) a. 他把{車停*(在大門口)/錢藏*(在床底)}。

² 動詞的「完成性」是及物與不及物交替的必須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這可以從呂(1980:316)所舉的例子中看出，因為並不是所有單音節及物動詞在加上「了」之後，都可以有及物與不及物交替，例如：

(1) a. 張三吃了那粒蘋果。 / b. *那粒蘋果吃了。
(2) a. 有一粒蘋果{*吃/爛}了。 / b. 那粒蘋果，(張三)吃了。

從(2)的對比中得知動詞‘吃’不能充作不及物動詞用，因為與不及物動詞‘爛’不同，‘吃’不能以「有指」的受事或客體為主語，因此(1b)應該是主題句，如(2b)所示，而不是與使動及物對應的起動不及物句。

³ Vendler(1967)的四種動詞分類大約與影山(1996)的概念結構分類相對應，其中完成動詞具有「使動」的概念結構，因此完成動詞所具有的表示「完成」的動貌屬性也是保證動詞「作格性」的必要條件，雖然並不是充分條件。

⁴ 湯(2004)將這些出現在述語動詞後面的句法成分稱為「動後成分」，漢語的動後成分還包括：直接賓語、間接賓語、動相詞、趨向詞以及趣離詞等。陳(2003:74)則將補語細分為廣義與狹義的補語，廣義的補語包括直接與間接賓語，而狹義的補語則不包括直接與間接賓語。

- b. 車停*(在大門口)/ 錢藏*(在床底)。
- (8) a. 這件事氣得他滿臉通紅。(*這件事氣了他。)
b. 他氣得滿臉通紅。 (*他氣了。)
- (9) a. 他把{書排*(好)/錢用*(光)}了。
b. {書排*(好)/錢用*(光)} 了。

另外，有些單音節動詞，當單獨使用時，沒有及物與不及物的交替現象，但是如果在該單音節動詞的後面加上一些表示「終點、時量、距量、動量、狀態或結果」等補語成分之後，便可以有及物與不及物的交替，如以下(10)–(1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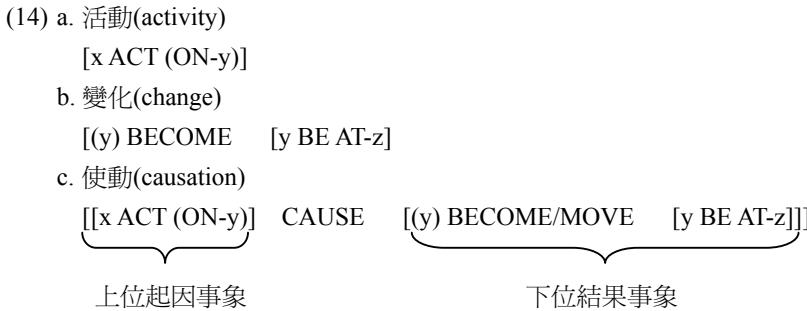
- (10) 使動及物用法需要動後成分
- a. 他把這間和式房間的設計變*(成歐式)了。(*他把房間的設計變了。)
 - b. 這間和式房間的設計變(成歐式)了。 (房間的設計變了。)
- (11) 使動及物用法需要動後成分
- a. 這瓶酒醉得他*(不省人事)。 (*這瓶酒醉了他。)
 - b. 他醉得不省人事。 (他醉了。)
- (12) 起動不及物用法需要動後成分
- a. 這個小孩總氣他媽媽。
 - b. 小孩的媽媽氣 {了*(一個晚上) / 得睡不著覺/ 瘋了/ 成病了}。
- (13) 起動不及物用法需要動後成分
- a. 那個小孩老嚇他爸爸。
 - b. 小孩的爸爸嚇 {了*(一大跳) / 得說不出話來 / 呆了/ 成這樣} 。

從述語動詞的動貌或動相結構的角度來看，這些動後成分都為述語動詞所指稱的動作、行為或狀態的變化提供了一個「終結點」(end-point)或「界限點」(delimiter)，因此也都表示述語動詞所指稱的動作或行為的某一種「量化」(quantification)或「界限」。

湯(2004)指出，漢語的動後成分可以提供給動詞的動貌或動相結構一個終結點，因此漢語的動後成分在語意內涵與語法功能上可以把「活動動詞」(activity verb) 轉換成「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 verb)，例如接上動相補語「完／-好」等；也可以把「活動動詞」轉換成「達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例如接上動相補語「掉／-到／-住」等⁵。

從詞彙概念結構的角度來看，這些動後成分都為原本只表示「活動」的事象(具有如下(14a)的概念結構)提供了一個表示「變化(或移動)」的下位事象(具有如下(14b)的概念結構)，而成為具有上下位事象的「使動」事象(具有如下(14c)的概念結構)，其中前者的「活動」事象表示起因，而後者的「變化」事象表示結果。

⁵ 陳(2003: 63)也指出活動動詞與‘掉、到、完、住、了、著’等動相詞連用可以成為完成動詞(如‘看完’)或達成動詞(如‘看到’)；而完成動詞則不能與這些動相詞連用。



2-2. 漢語單音節動詞的歷史演變

相對於現代漢語的單音節動詞在使動與起動交替上受嚴格的約束，古代漢語的單音節動詞在使動與起動交替上呈現較大的彈性。分析其原因，原因之一有可能是因為古代漢語在詞彙體係上較為貧乏，使用較多的單音節述語，因此許多單音節述語可以被使動化而作及物動詞用。太田(1958:204-209)指出，古代漢語述語在及物性上有較大的彈性，「中性的」及物動詞可以較自由地被當作使動動詞用⁶，不及物動詞也可以較自由地被當作及物動詞用，形容詞也可以被當作動詞用。換言之，在古代漢語裡，形容詞與不及物動詞，甚至「中性的」及物動詞(即活動受格動詞)，都較容易被「使動化」而成為使動及物動詞或具有使動及物用法。以下是太田（同上）所舉的一些例子：

- (15) 中性及物 → 使動及物
- a.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論語·八佾》
 - b.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論語·微子》
- (16) 不及物 → 使動及物
- a. 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史記·秦始皇本紀》
 - b. 乃與趙衰等謀，豈重耳。《史記·晉世家》
 - c. 登子反之林，起之。《左傳·宣15》
 - d.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史記·項羽本紀》
- (17) 形容詞 → (使動)及物
- a. 非富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下》
 - b. 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

此外，太田（1958:204-209）也指出，古代漢語動詞的一些用法在現代漢語裡多已消失。例如，(15)裡的中性及物動詞的使動用法在現代漢語裡用「使動句」來代替；而(16)與(17)裡

⁶ 太田（同上:204）並沒有對他所謂的「中性的」動詞下定義。從他的分析裡可以推測他所謂的「中性」動詞，指的是（從現代漢語的角度來看）完全不具使動語意的、表示「動作／行為」的單純及物動詞，如(15a)裡的動詞‘見’。如果按照本論文的定義，應該就是「活動受格動詞」。現代漢語裡的‘見’只是單純的（表示動作與行為的）及物動詞，沒有使動的語意，但是在(15a)裡‘見’具有使動語意，意指‘使…見…’。

的不及物動詞與形容詞的使動及物用法則以複合動詞來取代⁷。古代與現代漢語動詞的對應關係可以表示如下（太田：同上）：

(18)

古代漢語	現代漢語
中性→使動及物 例： <u>食</u> 之	使動句 例：叫他吃
不及物→使動及物 例： <u>起</u> 之	使成複合動詞 例：拉起
形容詞→使動及物 例： <u>潔</u> 之 (表示「轉換／改變」)	結果複合動詞 例：弄乾淨
形容詞→及物 例： <u>小</u> 天下 (表示「認定」)	處置句的一種 例：把天下當作小的 (把字句)

此外，同樣的單音節動詞有可能在古代與在現代漢語裡有不同的及物交替的表現。以單音節動詞‘壞’為例，徐（2001：5-12）指出，‘壞’在先秦時期可以同時作及物與不及物動詞用，而且兩種用法出現的比率大致相同。但是從兩漢時期以後，由於‘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形成，單音節的‘壞’漸漸多出現於複合動詞的後項述語的位置上。因為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後項述語為不及物，因此‘壞’也漸漸地被不及物化。在現代漢語裡，除了一些文言的慣用表現以外，例如‘不要壞了人家的終身大事’或‘可別讓一粒老鼠屎給壞了一鍋粥’等等，單音節動詞‘壞’大多只能當作不及物動詞用。

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破’。按照徐（2001：5-12）的說法，先秦時期‘破’與‘殺’或‘斷’一樣，都是典型的及物動詞，例如‘破城而入’、‘破竹’、‘破門’等等。但是在述補式複合動詞形成期之後，‘破’漸漸地多出現在複合動詞的後項述語，因而逐漸被不及物動詞化，演變到現代的漢語，單音節的‘破’只能當作不及物動詞用。

太田（1958:206）指出，古代漢語動詞多為及物與不及物兩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兩用動詞漸漸發展為只有不及物用法。為了彌補這個失去的及物用法的功能，漸漸發展出‘使成複合動詞’⁸。基於以下的理由，太田主張使成複合動詞的大量出現始於唐代：

a) 從唐代開始兩用動詞開始漸漸被不及物化。

b) 從唐代開始，一些並列複合動詞的後項及物動詞開始由不及物動詞取代⁹。

例如，‘殺’從古至今都是只能當作及物動詞用，而‘死’從古至今都只能當作不及物動

⁷ 太田（同上:204）將表示‘行為’與‘結果’的複合動詞分為‘使成複合動詞’與‘結果複合動詞’。雖然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十分明確，太田將後項述語為不及物動詞的複合動詞稱為使成複合動詞，例如：‘打倒／推倒／拉倒’；而將後項述語為形容詞者稱為結果複合動詞，例如：‘寫好／學好／辦好’。太田指出這兩種複合動詞都不存在於古代漢語，是現代漢語的特徵之一。

⁸ 太田(1958:204)指出，同時表示動作（行為）與結果的複合動詞可以分成兩類：

a)「使成複合動詞」：動詞+不及物動詞，例如：打倒、推倒、拉倒
b)「結果複合動詞」：動詞+形容詞，例如：寫好、學好、辦好

這兩種複合動詞在古漢語裡都不存在，乃是現代漢語的特徵之一。

⁹ 因為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基本語意結構一定是‘原因（動作）事象+結果（狀態）事象’，因此只有表示狀態的不及物動詞（作格動詞的不及物用法、非受格動詞或形容詞）可以出現在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後項補語位置上。

詞用¹⁰。在隋代之前，「殺」可以當許多並列式複合動詞的後項動詞¹¹：

- (19) a. 見巨魚，射殺一魚。《史記·秦始皇本紀》
b. 項梁已擊殺之。《史記·李斯列傳》
c. 打殺長鳴雞。《樂府詩集·讀曲歌》

到了唐代，上列這些應該使用及物動詞「殺」的場合都被不及物動詞「死」所取代：

- (20) a. 被蠍蜇死。《朝野僉載 5》
b. 獨坐堂中，夜被刺死。《同上》
c. 主人欲打死之。《廣古今五行記·廣記 91》

除了上述的原因，太田（1958：206）認為使成複合動詞的形成也可能是從使動句演變而來，如以下例子所示：

- (21) a. 我憎汝狀，故破船壞耳。《幽明錄·珠林》
b. 當打汝口破。《幽明錄·廣記 319》
c. 今當打汝前兩齒折。《賢愚經 11》

上述的例子在當時是特殊的用法，但是仍然是使動句的一種。這類使動句的前項動詞與後項動詞有可能合為一個複合動詞，如「破壞」「打破」「打折」¹²。

太田（同上：209）指出，古代漢語的形容詞可以當作動詞用，表示「改變／轉換」的意思，但是在現代漢語裡則必須用結果複合動詞來表示。然而，結果複合動詞的產生並不是因為古代漢語形容詞逐漸喪失表示「改變／轉換」的動詞功能，而出現以取而代之的。因為結果複合動詞不只表示結果或狀態的「改變／轉換」而已，同時也將表示原因（或手段）的動作具體表示出來。

按照太田的說法，結果複合動詞的產生是來自於使成複合動詞的類推，因此，產生的時

¹⁰ ‘死了心’的‘死’雖是及物動詞，但是語意已改變。

¹¹ 並列複合動詞與使成複合動詞的差異：當有賓語，或當作被動句時，兩者的用法與語意是相同的。

(i) a. 壓殺一個人。（並列）
b. 壓死一個人。（使成）

但是當沒有賓語時，兩者不一定是等義的，往往前者（並列複合動詞）缺乏一個明確的語意，例如：

(ii) a. 他壓殺了。（‘他’有可能是‘主事’也有可能是‘受事’）
b. 他壓死了。（‘他’只可能是‘受事’）

¹² 使成複合動詞並不完全與古代兩用動詞的使動用法一致，因為古漢語單音節動詞的使動用法無法將使動關係裡表示「原因」或「手段」的動作完全表現出來。相對於此，使成複合動詞的前項動詞基本上具體表示「原因」或「手段」。但是，使成複合動詞發展到後代，漸漸也可以用被虛化的、不表示具體動作的輕動詞（如「打／弄／搞」）等來表示。例如：

(i) a. 打倒 b. 弄死 c. 搞壞

這時整個複合動詞的語意重心被置於後項。因此，也就與古漢語單音節動詞的使動用法以及使動用法所表示的語意取得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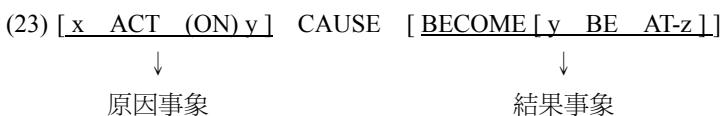
代更晚，在唐代之前幾乎未出現過。以下是一些唐宋時代的例子：

- (22) a. 噫飽即鳴杖以驅之。《朝野僉載 4》
b. 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朱子 3》
c. 說道理底盡說錯了。《朱子 13》

綜合以上太田（1958）以及徐（2001）的討論，古代漢語單音節動詞多為及物與不及物兩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兩用動詞漸漸發展為只有不及物用法。也就是說古代漢語單音節動詞多為作格動詞，但是演變至今，除了少數以外，大多已喪失使動及物用法，而只剩下起動不及物用法，也就是說大多演變成非受格動詞。如果說語言的演變往往是愈基本的部分（無論是語意或功能）愈是留到最後才會發生變化，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從上述漢語單音節動詞的歷史演變的事實中推測，漢語的作格動詞應該是以不及物用法為基本，而及物用法是它的衍生。當然，這個假設仍然需要從其他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論來予以驗證。

2-3. 決定單音節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條件

現代漢語單音節動詞不容易產生使動與起動的交替。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在於單音節動詞無法單獨表示如以下(23)的語意結構，而這個〔原因事象 + 結果事象〕的語意結構卻是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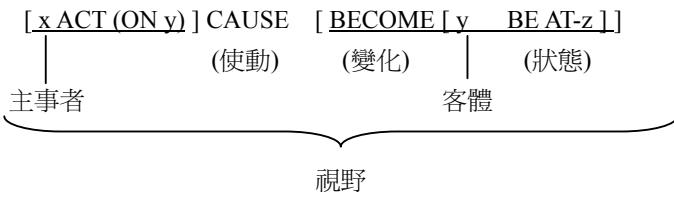


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23)的概念結構構成一個 Croft (1990) 所謂的「使動鏈」(causal chain)，其中包括「使動 (CAUSE) — 起動 (BECOME) — 狀態 (AT state)」三個部分。當說話者的認知「視野」(scope) 是擺在整個「使動鏈」的範圍之上時，說話者會選擇以使動及物句來表現這個「事態」(event)，如以下(24a)的圖所示；相對地，如果說話者只選擇「使動鏈」中「起動—狀態」兩個部分為語言化的範圍，即不將「使動」放入語言化的「視野」之內時，會選擇使用起動不及物句來表現相同的事態，如以下(25a)的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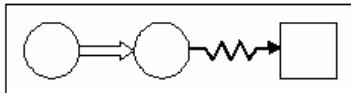
從「前景化」(foregrounding) 與「後景化」(backgrounding) 的觀點來看，(23)的概念結構裡包含兩個參與這個使動事象的「參加者」(participant)，即「主事者」與「客體」，分別由外元‘x’以及內元‘y’擔任。當「主事者」與「客體」雙雙一起被放入認知的「視野」裡，並「前景化」時，說話者會選擇使用使動及物句，如以下(24b)的圖所示；而當只有「客體」單獨被放入視野並前景化時，因為「主事者」已被「後景化」，所以說話者會選擇使用不含「主事者」的起動不及物句，如以下(25b)的圖所示。

(24) 使動及物用法

a. 「使動鏈」與「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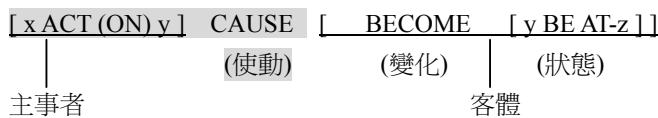
b. 「前景化」與「後景化」¹³



主事者 客體 狀態

(25) 起動不及物用法

a. 「使動鏈」與「視野」¹⁴



b. 「前景化」與「後景化」



主事者 客體 狀態

由此可見，由上位「起因」事象與下位「結果」事象組合而成的表示「使動」的詞彙概念結構（如(23)所示），或由「使動-變化-狀態」所構成的「使動鏈」（如(24a)所示）是決定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須條件。

2-3-1. 單音節「活動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單音節活動動詞只具有表示「活動」(activity)的詞彙概念結構，如下圖(26)所表示，並可以區別為及物的受格動詞與不及物的非作格動詞，如(27)裡所列：

(26) 單音節動作動詞的詞彙概念結構

$[x \text{ ACT (ON-y)}]$ ¹⁵

¹³ (24b)圖裡，圓形圖案表示「參加者」，方形圖案表示「狀態」，而長方形圖案表示「視野」的範圍。其中「主事者」與「客體」均進入「視野」裡，因此可以被「前景化」。

¹⁴ (25a)裡打上陰影的部分表示未進入「視野」的部分，很顯然，只有「變化」與「狀態」進入視野。

¹⁵ ‘ACT’是表示‘活動’的語意述語，當動作及於‘受事’(Patient)時，用‘ON’的語意述語來表示，此時為受格動詞，要求一個受事內元；否則為非作格動詞，只帶有一個主事外元。

(27) a. 單音節受格活動動詞

殺、推、拉、敲、打、罵、踢、摔、教、吃、喝

b. 單音節非作格活動動詞

飛、跑、走、跳、哭、笑

只具有「活動」概念結構的漢語單音節活動動詞可以借助於以下的語法手段，以滿足上一小節裡所提及的條件（即(23)裡的「使動」概念結構）：複合動詞化、附加結果補語、附加表示完成貌的動貌標誌或動相標誌。分別敘述如下：

I 複合動詞化

試比較下例，

(28) a. 我把杯子摔了。

b. *有一個杯子摔了。 (cf. 有一個杯子被我摔了。)

c. 我（不小心）把杯子摔到了地上，還好沒有摔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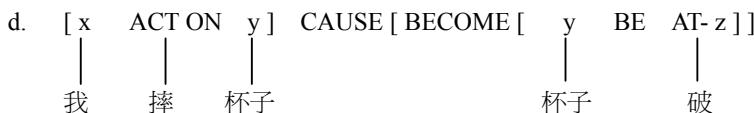


從(28c)的例句得知‘摔’只表示動作，不是完成動詞，它的概念結構裡不包含表示內元的狀態變化的下位事象，因此沒有起動不及物用法，如(28b)所示。但是如果在‘摔’的後面接上表示結果狀態的補語述語，如‘破/裂/壞’等，兩者結合成述補式複合動詞之後，整個複合動詞允許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

(29) a. 我把杯子摔破了。

b. 有一個杯子摔破了。

c. *我把杯子摔破了，還好沒有摔破。



從例句(29c)的前後語意矛盾，我們得知‘摔破’是完成動詞，其概念結構應該包含一個表示內元的結果狀態的下位事象，也因此滿足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須條件。從事態認知的角度而言，當整個「使動鏈」（包括表示「活動」的上位事象與表示「變化」的下位事象）都被放入認知的「視野」時，「主事者」外元也被「前景化」，因此可以有使動及物用法，而當主事者外元被「後景化」時，允許起動不及物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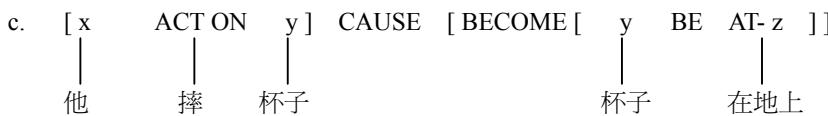
II 附加結果補語

也可以在表示「動作」的單音節活動動詞之後加上表示「終點」(Goal) 或「結果」的補語：

(30) 附加「終點」

a. 他把杯子摔 {到/在} 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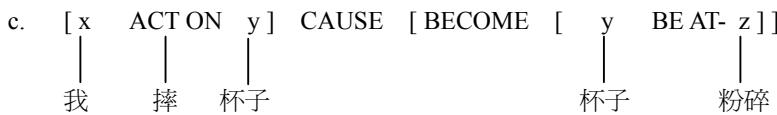
b. 杯子摔 {到/在} 地上。



(31) 附加結果狀態

a. 我把杯子摔得粉碎。

b. 杯子摔得粉碎。



當只有表示「變化」與「狀態」的下位事象被放入認知的「視野」時，只有「客體」內元被前景化，這時候可以使用起動不及物句；否則，當「主事者」外元也被前景化時，必須使用使動及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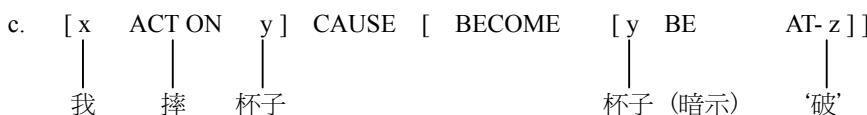
III 完成貌 [+telic]

例如在單音節活動動詞之後加上動相詞，也可以改變整個動詞的動貌屬性，由「非完成」(<-telic>)變成「完成」(<+telic>)，也就是說使活動動詞轉變成完成動詞。試比較下例：

(32) 附加「動相」(phase) 標誌如‘掉、光’表示完成貌

a. 我把所有的杯子都摔 {掉/光} 了。

b. 所有的杯子都摔 {掉/光} 了。



與上述兩種情況相同，當「主事者」外元被前景化時，使用使動及物句；而當「主事者」外元被後景化時，則使用起動不及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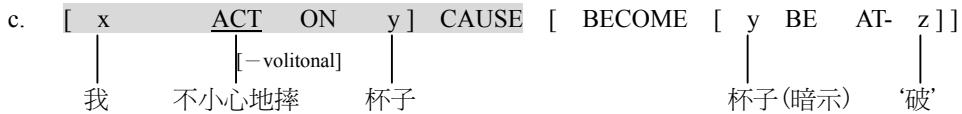
以上三種方式都是藉由在單音節活動動詞之後，加上可以表示動作的「終點」(endpoint)或表示「狀態的變化」的動後成分，來改變整個動詞的動貌屬性或詞彙概念結構，以滿足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條件。

IV 非意志化

除此之外，也可以藉由將動作動詞的「意志性」(volitionality)屬性改變為「非意志」([*-volitional*])的屬性，再將「主事者」外元後景化，以產生起動不及物用法，例如：

- (33) 附加 表示「非意志性」的副詞「不小心」

- a. 我不小心地把杯子摔了。
 - b. 杯子不小心地摔了。



(33c)裡打上陰影的部分表示被後景化的「主事者」外元以及不進入認知「視野」的上位事象。這時候選擇使用起動不及物句。

2-3-2. 單音節非受格「達成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有些單音節動詞，例如‘破’、‘壞’、‘斷’等，原本是作格動詞，可以同時兼作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動詞用，但是在經過歷史的演變之後，在現代漢語裡已經失去了使動及物的用法，而只能當作起動不及物用。換言之，在現代漢語裡只能當作非受格動詞，也因此具有如下「達成動詞」的概念結構。

- (34) [BECOME [y BE AT- z]]
 ↓
 { 破 / 壊 / 斷 }

爲了彌補已失去的使動及物用法，在現代漢語裡使用其他的語法手段來代替，例如可以在這些非受格單音節動詞之前加上‘弄／用／打／搞’等「輕動詞」(light verb)¹⁶而成為述補式複合動詞：‘{弄／用／打／搞} + {破／壞／斷}’，例如：

- (35) a. 窗戶破了。
 b. 他 {打/弄/用} 破了窗戶。

(36) a. 電視機壞了。
 b. 他 {弄/用/搞} 壞了電視機。

(37) a. 旗竿斷了。

¹⁶ 所謂「輕動詞」(light verb)，乃指原有的詞彙語意已被虛化，只單純表示動作的進行或空有「活動」的概念結構，卻不能具體表示出「活動」的內容的「形式上的」動詞，例如以下例句裡的「作」與「進行」也是輕動詞。

i) 他在作研究。

ii) 他們已對槍擊案進行了調查。

英語裡的‘do’與日語裡的‘する(suru)’也有類似的特徵。

- b. 他 {打/弄} 斷了旗竿。

在詞彙概念結構上，原本表示「變化」的起動概念結構（如(34)所示）之前，被加上了一個表示起因的「活動」概念結構，二者合成爲一個「使動」概念結構：



除了輕動詞以外，也可以在這些非受格單音節動詞之前加上表示具體動作／行爲的單音節動作動詞，如‘折/踢/敲/摔’等，而成爲與以上(35)~(38)裡相同的述補式複合動詞¹⁷，例如：

- (39) a. 窗戶破了。

- b. 張三 {踢/敲} 破了窗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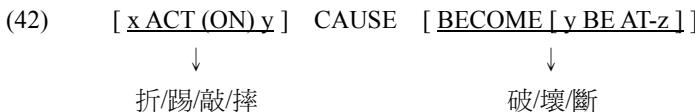
- (40) a. 電視機壞了。

- b. 張三 {踢/敲} 壞了電視機。

- (41) a. 旗竿斷了。

- b. 張三 {折/摔} 斷了旗竿。

然而與上述(35)~(37)裡的複合動詞不同，(39)~(41)裡的複合動詞的前項動詞都是表示具體的動作。在概念結構上，前項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原因與後項補語所表示的結果狀態互相結合，成爲一個表示使動的概念結構：



經由與輕動詞的複合詞化，以使單音節不及物動詞使動化的現象在現代漢語裡具有很強的孳生力。這種現象也與現代漢語雙音節化的傾向不謀而合。以‘弄’爲例，除了‘弄壞、弄破’以外，還有‘弄斷、弄錯、弄沈、弄髒、弄糟、弄乾、弄濕’等。這些複合動詞的後項成分都是不能單獨作使動及物用的單音節非受格動詞。雖然這些動補複合動詞都具有如

¹⁷ 除了在這些單音節非受格動詞之前加上單音節活動動詞，以形成述補式複合動詞以外，也可以將這些單音節非受格動詞互相運用，以形成並列式複合動詞，例如：‘破壞’、‘斷裂’等。

但是與上述述補式複合動詞不同，這些並列式複合動詞並不保證使動及物用法的成立，例如：

- i) a. 張三經常破壞公物。
b. * 公物破壞了。
- ii) a. * {張三/地震} 斷裂了水管。
b. 水管斷裂了。

‘破壞’是受格動詞，而‘斷裂’是非受格動詞，兩者皆缺乏使動及物的用法。

(38)所表示的使動概念結構，但是並非所有以輕動詞組成的複合動詞都允許使動與起動的交替。誠如我們在先前的討論裡所提到的，(同時具有上位原因事象與下位結果事象的)使動概念結構雖然是允許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須條件，但並不是充分的條件¹⁸，因為事實上除了表示使動的詞彙概念結構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會限制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的發生。這些因素我們留待下一節裡討論有關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時再作介紹。

3. 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

3-1. 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以及使動與起動的交替

首先，從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來看，具有哪一種內部結構的漢語複合動詞才允許使動與起動的交替呢？根據內部結構的不同，湯(1989:154-161)把漢語複合動詞分成以下的五類：

(43) 漢語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與分類

- a. 動賓式：種地、睡覺、結婚、充電、鞠躬、留心、動員、著手、登陸
- b. 述補式：走動、走慣、坐直、學會、喝醉、推開、打破、打開、搖動、縮小、摔壞、澄清、跌斷、笑破、喊啞、哭濕、累死、累壞
- c. 偏正式：遲到、熱愛、合唱、瓦解、粉刷、並行、自覺、再見、改組
- d. 主謂式：地震、面熟、頭疼、眼熟、耳背、膽小、肉麻、性急、年輕
- e. 並列式：發生、動搖、發展、改變、停止、成立、尊重、豐富、充實

其中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複合動詞主要包括以下的三類：

(44) 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漢語複合動詞

- a. 述補式：打開、搖動、縮小、摔壞、澄清、跌斷、笑破、喊啞、哭濕、累死、累壞等。
- b. 偏正式：瓦解、改組等。
- c. 並列式：動搖、改變、停止、成立、豐富、充實等。

比較這三種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複合動詞，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兩點。

首先，從孳生力的角度來說，述補式複合動詞，很顯然地，比偏正式以及並列式複合動詞來得更容易孳生。比如說，可以在表示狀態變化的非受格動詞‘破’之前，加上表示各種不同動作的單音節活動動詞（包括受格動詞與非作格動詞），以形成述補式複合動詞，例如：

‘打破、摔破、笑破、穿破、戴破、刮破、劃破、跌破、踢破、擠破、剪破、拉破、磨破、碰破、抓破、撕破、捅破、刺破、擦破、撐破、搓破、敲破、說破、喊破、用破、咬破、洗破、煮破’ 等等。

這種孳生力的差異也表現在複合動詞前、後項成分的結合緊密度上。孳生力很強的述補式複合動詞往往可以用相對應的句法表現（如「得字句」）來代替；但是，孳生力較弱的偏正

¹⁸ 相同的說法也適用於動詞的「完成性」(telicity)。

式與並列式複合動詞則很難找到可以代替使用的句法表現。試比較下面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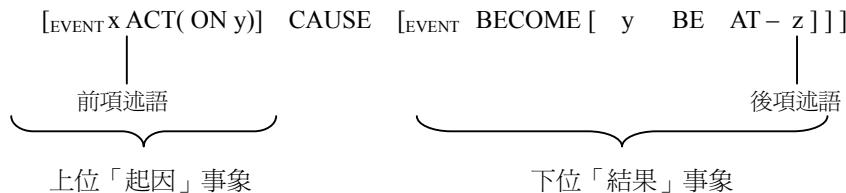
- (45) a. 打得頭破 (打破頭) / 撞得杯子破 (撞破杯子) / (幾乎)笑得肚子破 (笑破肚子) / 穿得鞋破 (穿破鞋子) / 跌得眼鏡破 (跌破眼鏡) / 踢得球破 (踢破球) / 敲得鐘破 (敲破鐘) / 說得嘴破 (說破嘴)。
b. *瓦得軍心解 (瓦解軍心) / *動得國本搖 (動搖國本)。

湯（1989：156-158）指出，偏正式與並列式複合動詞以書面語的詞匯居多。這些書面語的詞匯基本上已經被「詞彙化」(lexicalized)。尤其是偏正式複合動詞裡有許多複合動詞與日語的「漢語動詞」(Sino-Japanese verb) 同形，例如：‘動搖、改變、停止、成立、豐富、充實’等。相對地，述補式複合動詞的「詞彙化」程度還沒達到與偏正式或並列式複合動詞一樣的成熟度，也因此在句法層次上還留著演變的痕跡，上述「得字句」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¹⁹。

3-2. 述補式複合動詞的詞彙概念結構

從語意的觀點來看，不管是述補式複合動詞或是與它對應的「得字句」，與其他類型的複合動詞相比較，都具有一個明顯而且統一的語意「框架」(schema)，即表示「因果關係」的使動語意。可以用詞彙概念結構來表示如下：

(46) 述補式複合動詞的「詞彙概念結構」



這種表示因果關係的使動意正是決定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雖然不是絕對條件）。也由於這個統一的語意框架的存在，一般的漢語話者即使在遇到一個從來沒接觸過的述補式複合動詞時，也可以依據這個語意框架來判斷這個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合法性，或是利用這個語意框架來理解它的意思。換言之，(46)的語意框架的存在為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不斷孳生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環境。

3-3. 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與英語結果句

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這種新詞孳生能力與英語的「結果句」(resultative construction)類似。試比較以下的英語結果句以及與其相對應的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²⁰：

¹⁹ 然而，同樣屬於述補式的複合動詞在「詞彙化」的程度上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在(43 b)裡所舉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例子當中，並非所有的複合動詞都可以有相對應的「得字句」表現，如：

i) *證得誤會清了。 (澄清誤會。)

²⁰ (47a,b,c)的例句以及中譯的例句都引自湯·張(2001:7)。

(47) a. He pushed the door open.

他把門推開了。

b. He started shaking her awake with one hand.

他開始用一隻手把她搖醒。

c. He wiped the table dry.

他把桌子擦乾了。

d. The lecturer talked himself hoarse.

講師說啞了嗓子。

e. She cried her eyes out.

她哭{紅/腫}了眼睛。

f. He shot the bear dead.

他射死了大熊。

g. She ran her sneakers ragged.

她跑破了球鞋。

英語的結果句可以用如下的格式來一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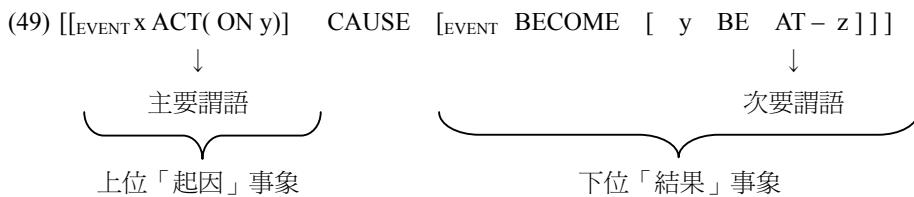
(48) a. 不及物結果句:

主語	+	「主要謂語」	+	「結果次要謂語」
		(primary predicate)		(resultative secondary predicate)
The window		broke		to pieces.
The jelly		froze		solid.
The saucepan		burned		dry.

b. 及物結果句:

主語	+	「主要謂語」	+	賓語	+	「結果次要謂語」
They		broke		the window		to pieces.
She		froze		the jelly		solid.
The cook		burned		the saucepan		dry.

結果句，無論是及物或不及物句，都是由描述動作的主要謂語與描述該動作所帶來的結果（狀態的變化）的次要謂語所組合而成。因此，結果句也應該具有如上述(46)一樣的詞彙概念結構：



從(49)的概念結構裡，我們得知結果句成立的必須條件是結果次要謂語與內元((49)裡的 y) 必須互成「主謂關係」(predication)，即所謂的「內元的制約」²¹。

(50) 內元的制約：

結果次要謂語與內元（而非外元）成爲主謂關係。

在(48a)的不及物結果句裡，‘break／freeze／burn’ 都是作格動詞，而主語 ‘the window／the jelly／the saucepan’ 都是表示狀態變化的客體內元，分別與表示結果的次要謂語 ‘to pieces／solid／dry’ 互成主謂關係。

另一方面，在(48b)的及物結果句裡，賓語 (‘the window／the jelly／the saucepan’)也都是表示狀態變化的客體內元，這些內元也與其結果次要謂語（依次爲 ‘to pieces／solid／dry’ ）成爲主謂關係。

這種主謂關係的內元制約同時也適用於漢語的述補式複合動詞，而成爲述補式複合動詞引起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的必須條件。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裡的後項述語與英語結果句的結果次要謂語相當，因此，如果說上述(46)的概念結構是述補式複合動詞引起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須條件，那麼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也必須遵守如下的「內元制約」：

(51) 「內元制約」：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後項述語與內元的關係

當述補式複合動詞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時，其內元與後項述語一定成爲主謂關係。

關於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內元制約」，我們將在以下 3.5 的小節裡再作更詳細的驗證。

然而，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也不盡然完全與英語結果句一致。正如在 3.1 裡所提到的，漢語的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前項述語大多是表示動作的受格動詞或非作格（單音節）動詞；但是英語的結果句，其前項「主要謂語」(primary predicate)除了可以是受格或非作格動詞（如(47)裡的 ‘push／shake／wipe／talk／cry／shoot／run’ ）以外，也可以是作格動詞（如(48)裡的 ‘break／freeze／burn’ ）。當主要謂語是作格動詞時，英語結果句可以有及物與不及物的交替（如(48a)與(48b)所示），否則只能有及物用法。由此可見，英語結果句裡，決定整個述語及物性的是前項的主要謂語；換言之，前項的主要謂語是整個英語結果句的「主要語」

²¹ Simpson(1983)以及 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都將這個制約稱爲「直接賓語的制約」(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但是從(48a)的例句中我們得知作格動詞的不及物用法也可以形成結果句，因此稱爲「內元的制約」比較恰當，因爲內元不但可以充當受格動詞的賓語，也可以充當非受格動詞或作格動詞的不及物用法裡的主語。

(head)所在。至於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裡，當前項動詞不是作格動詞時，仍然可以有及物與不及物交替，如‘打敗／打開／搖動／跌斷／笑破／喊啞／哭濕’等。可見，決定整個複合動詞及物性的不是前項述語。以下我們將針對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裡的主要語位置，以及前／後項述語的論元結構的結合方式作一個概觀。

3-4. 漢語述補式²²複合動詞的論元結構與主要語位置

Li(1990)從述語動詞與形容詞的「論旨網格」(theta-grid; θ -grid)裡「論旨角色」(theta-role; θ -role)指派的觀點，來探討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衍生與限制。他首先以述補式複合動詞‘騎累’的歧義為例，討論‘騎累’的兩種不同的論元結構的衍生方式：

- (52) a. 他騎累了那匹馬。
- b. 他騎了那匹馬，他累了。
- c. 他騎了那匹馬，那匹馬累了。

Li指出(52a)可以有(52b)與(52c)兩種不同的語意解釋。如果前項的二元述語‘騎’的論旨網格是 $<1, 2>$ ，而後項的一元述語‘累’的論旨網格是 $<1'>$ ，那麼產生歧義的‘騎累’((52b)與(52c))分別具有如下兩種論旨網格：

- (53) a. ‘騎’ : $<1,$ $<2>>$ + ‘累’ $<1'$ $>$

主事者	客體		客體

 \rightarrow ‘騎累’ : $<1-1', <2>>$ (解讀成(52b)的語意)
- b. ‘騎’ : $<1,$ $<2>>$ + ‘累’ $<1'$ $>$

主事者	客體		客體

 \rightarrow ‘騎累’ : $<1, <2-1'>>$ (解讀成(52c)語意)

(53a)裡‘騎累’的論旨網格 $<1-1', <2>>$ 表示‘騎累’的前項述語(‘騎’)的外元與後項述語(‘累’)的外元進行了一道「論旨認同」(theta-identification, 用‘1-1’來表示)的手續；而(53b)裡的‘騎累’的論旨網格 $<1, <2-1'>>$ 則表示複合動詞‘騎累’的前項述語的內元和後項述語的外元彼此「認同」(用‘2-1’來表示)。

Li(1990)承襲Williams(1981)與Grimshaw and Mester(1988)的主張，採用「具有階層組織的」(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論旨網格。按照這種主張，一元述語‘累’、二元述語‘騎’以及三元述語‘給’分別具有如下的論旨網格：

- (54) a. 累 : <客體>

²² 本節裡的術語主要都是援用湯(1992)裡的中文術語或譯語。

- b. 騎 :< 主事者 , < 客體 >>
- c. 累 :< 主事者 , < 終點 , < 客體 >>>

出現在論旨網格裡的論旨角色中，包孕越深而且越靠近網格右端的論旨角色往往是在「論旨角色顯要次序」(theta-role prominence) 中居於較低階位的論旨角色；而論旨角色的指派是從最低階位的論旨角色最先開始的。以動詞‘給’為例，客體是包孕最深、最靠近網格右端、而且顯要性最低的論旨角色，所以最先接受動詞的論旨角色的指派，其次是終點，最後才是主事者。將這種顯要次序用符號來表示，則為:<1, 2, 3>，其中‘1’為「主事者」，‘2’為「終點」而‘3’為「客體」。論旨角色指派的次序恰好與顯要次序相反，即數字越大者越先被指派論旨角色。

此外，Li (1990) 也援用「主要語屬性滲透」(Head-feature Percolation)公約的主張，即複合動詞主要語的論元與論旨屬性決定整個複合動詞的論元與論旨屬性。Li (1990) 更進一步主張複合動詞論旨角色的顯要次序，必須與主要語動詞論旨角色的顯要次序一致。以‘騎累’為例，如(53)所表示，‘騎累’有兩種可能的論旨網格：

<1-1', <2>>與 <1, <2-1'>>。這兩種論旨網格都保留了前項述語‘騎’的「論旨角色顯要次序」；因此，Li (1990) 認為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主要語是前項動詞。

Li (1990) 指出前、後項動詞由一元或二元述語組成的述補式複合動詞，其論旨網格邏輯上可以有如下的四種排列組合的可能：

- (55) a. $V_1 < 1, 2 >$ $V_2 < 1', 2' >$ (二元述語+二元述語)
 b. $V_1 < 1, 2 >$ $V_2 < 1' >$ (二元述語+一元述語)
 c. $V_1 < 1 >$ $V_2 < 1', 2' >$ (一元述語+二元述語)
 d. $V_1 < 1 >$ $V_2 < 1' >$ (一元述語+一元述語)

這四種組合在邏輯上又可以產生十四種不同排列組合的論旨認同，如以下(56)、(57)、(58)以及(59)所示：

- | | |
|----------------------|-----------------|
| (56) a. <1-1', 2-2'> | b. <2-2', 1-1'> |
| c. <1-2', 2-1'> | d. <2-1', 1-2'> |
| (57) a. <1, 2-1'> | |
| b. <1-1', 2> | |
| c. <2-1', 1> | d. <2, 1-1'> |
| (58) a. <1-1', 2'> | |
| b. <2', 1-1'> | |
| c. <1-2', 1'> | e. <1', 1-2'> |
| (59) a. <1-1'> | |
| b. <1, 1'> | |

但是這十四種不同排列組合的論旨認同當中，只有六種組合（上列例子中用黑影表示者）是合法的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論旨網格，因為只有這六種組合的論旨網格滿足「主要語屬性滲透」與「論旨角色顯要性」這兩個條件，而且根據 Li 的主張，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主

要語是前項述語成分。現將這六種組合重複如下，並附上實際的例子²³：

(60) < 1-1', 2-2' > :

- a. 寶玉下輸了棋。
- b. 焦大的主人打贏了這一仗。
- c. 香菱背會了這首詩。

(61) < 1, 2-1' > :

- a. 寶玉騎累了馬。 ('馬累'之意)
- b. 寶玉氣哭了黛玉。

(62) < 1-1', 2 > :

- a. 寶玉騎累了馬。 ('寶玉累'之意)
- b. 這一個農民改良了鋤頭。
- c. 寶玉用光了毛筆。

(63) < 1-1', 2' > ²⁴:

- a. 他玩忘了自己的職責。
- b. 你哭不懂這道題。

(64) < 1-1' > :

- a. 范進笑瘋了。
- b. 小丑跳煩了。

(65) < 1, 1' > :

- a. 黛玉哭走了很多客人。
- b. 他笑煞了我了。
- c. 小丑跳煩了我了。

湯(1992b: 150-151)對 Li (1990) 所主張的「述補式複合動詞主要語在前項動詞」的假設表示不同的看法²⁵。湯 (1992b: 150-151) 把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的述補式複合動詞稱為「述補式使動複合動詞」，並且認為其主要語應該是受到「作格化」(ergativized) 的後項動詞或形容詞。以下是他所舉的例子：

(66) a. 他跌斷了(他的)腿了。

b. (他的)腿跌斷了。

²³ 例句與合法度均引用自 Li(1990)，而例句中的人名中譯則引用自湯(1992b)。

²⁴ (63a)與(63b)的「接受程度」(acceptability)似乎並不高。

²⁵ Huang (1992) 也指出，Li(1990)所舉的例子「寶玉騎累了馬」，當賓語‘馬’為定指（或有定，definite）或特指（或有指，specific）時，只有‘寶玉騎得馬累了’之意，而無‘寶玉騎馬騎得累了’之意。同時也指出，Li 的分析無法解釋為何‘寶玉騎累了自行車’（雖然與‘寶玉騎累了馬’具有相同的論元結構與論旨網格）卻不是歧義。

(67) a. 她哭濕了(她的)手帕了²⁶。

b. (她的)手帕哭濕了。

(68) a. 他累壞了(他的)身體了。

b. (他的)身體累壞了。

(69) a. 你差一點氣死他了。

b. 他差一點氣死了。

(70) a. 他又尿濕了他的褲子了。

b. 他的褲子又尿濕了。

(66)~(70)裡的「跌斷、哭濕、累壞、氣死、尿濕」其前項述語（‘跌、哭、累、氣、尿’）都是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而後項述語（‘斷、濕、壞、死、濕’）都是作格動詞；因此，這些複合動詞的作格動詞特徵，即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現象，應該都是受到後項作格動詞的影響；而所謂「後項述語是作格動詞」，也就是說後項述語與內元成爲主謂關係，因此也符合(51)裡所述的「內元制約」的條件。

這也可以從(71)裡的‘打敗’與‘打勝’在使動與起動交替現象呈現明顯的不同而得到證明。

(71) a. 中華隊打敗了日本隊。 → 日本隊打敗了。

b. 中華隊打勝了日本隊。 → *日本隊打勝了。

‘打敗’與‘打勝’的前項動詞都是‘打’，但是前者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71a))，而後者卻不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71b))。二者的區別在於‘打敗’的後項動詞‘敗’是作格動詞（例如‘輕者破相，重者敗運’（使動及物）與‘驕者必敗’（起動不及物）），而‘打勝’的後項動詞‘勝’並不是作格動詞（例如‘人定勝天，乃人勝而非天勝²⁷’）；因此，就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而言，決定整個述補式複合動詞這個句法特徵的應該是後項而非前項動詞。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穿慣’與‘穿破’的對比，試比較下例：

(72) a. 我穿慣了這種鞋子。

²⁶ Huang(1992)以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與表示結果的‘得字句’相對應（例如‘她哭濕了手帕’與‘她哭得手帕都濕了’）爲理由，主張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是經由一道「併入」(incorporation)的手續，而生成於句法層次。此外，無論是及物或不及物述補式複合動詞，Huang 都用「控制原理」(the theory of Control)來處理，例如，

a) 李四哭醒了。（不及物）
b) 他哭醒了李四。（及物）

Huang 認爲述補式複合動詞的不及物用法，如 a)，涉及一個來自「主語的控制」(subject-control)，而不及物用法，如 b)，則涉及一個來自「賓語的控制」(object-control)。

²⁷ ‘敗’以及(66)~(67)裡湯(1992b)所舉的單音節動詞‘斷、濕、壞、死’，嚴格地說，在現代漢語裡當單獨使用時只能當起動不及物用，而失去了使動及物用法，因此更接近於非受格動詞。但是，無論是作格或非作格動詞，至少都要求一個客體內元，因此有別於受格或非作格動詞。

- b. 這種鞋子 *(pro)²⁸ 穿慣了。
- (73) a. 我穿破了這雙鞋子。
 b. 這雙鞋子穿破了。

(72a)裡的‘穿慣’的後項述語‘慣’是與主事者外元，而不是與客體內元（即賓語）成爲主謂關係，如以下的對比所示：

- (74) a. 我穿這種鞋子（穿得）慣了。
 b. *我穿得這種鞋子慣了。

另一方面，(73)裡的‘穿破’其後項述語‘破’是與內元‘這雙鞋子’成爲主謂關係；因而‘穿破’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而‘穿破’則不允許。

3-5. 妨礙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因素

從以上的討論裡，我們得知漢語的述補式複合動詞具有「使動」的詞彙概念結構，與英語結果句類似，都須接受「內元制約」的約束，但是卻又與英語結果句不同，決定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交替的不是前項述語（相對於英語結果句裡的主要謂語），而是後項補語（相對於英語結果句裡的次要謂語）。

反過來說，爲了滿足(50)裡所述的內元制約，只有後項補語成分爲作格動詞（或嚴格地說，非受格動詞）的述補式複合動詞才允許使動與起動交替，因爲只有作格動詞或非受格動詞才具有「狀態變化」（即‘[EVENT y BECOME [y BE AT -z]]'）的詞彙概念結構，也才要求一個與後項補語成主謂關係的客體內元。

然而，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符合以上兩個條件（‘使動’的概念結構(46)與‘內元的制約(51)’）的所有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都允許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交替。正如在先前所提到的，‘使動’的詞彙概念結構（甚至表示‘完成’的動貌屬性）與‘內元的制約’只是決定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有些述補式複合動詞雖然符合上述的必要條件，但是仍然會因爲某些因素而無法發生使動與起動交替。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在於詞彙概念結構的前項事象裡是否存在著‘主事性’（Agency）。

湯（2000：246）指出，‘推開、擊破、殺死、切碎、灌醉、推翻’等複合動詞，因爲前項動詞的動作及物性太強，所以無法不暗含外元主事者的存在，也因此不能單獨以內元爲主語來充當起動不及物動詞。相對的，當‘主事性’不是必然存在時，複合動詞可以比較自然地產生起動不及物用法，例如‘打開’與‘穿破’。湯（1992b：109,注10）指出‘打開’有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兩種用法，例如，

²⁸ *(pro)表示如果(72b)的例句裡沒有一個被省略的主語，則整個句子將成爲不合法的句子。換言之，當(72b)被視爲主題句，而不是起動不及物句時，是合法的。

- (75) a. 他打開了那扇門。 (使動及物用法)
 b. 那扇門自動打開(來)了。 (起動不及物)

湯（同上）指出，這可能與動詞‘打’的虛化有關。至于‘穿破’的前項動詞‘穿’，雖然也暗示一個主事者的存在，但是及物性並不是很強，因此，當描述的重點擺在客體內元的狀態變化時，比上述的複合動詞更容易出現起動不及物用法，例如，

- (76) a. 小孩又穿破了一雙鞋子。
 b. 那雙鞋子馬上就穿破了。

在一般的常識裡，鞋子穿久了自然而然會磨損而破裂，因此，‘穿破’的前項動詞‘穿’可以不須要被認知為引起結果事象‘鞋破’的特定行為，也因此容易被「後景化」。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95) 指出，在英語裡當動詞意含主事者的某種特定行為時，該動詞無法「抑制」(suppress)主事者以產生不及物用法，例如，‘cut, destroy, sterilize, murder, build, homogenize, humidify’等動詞。在日語裡，與‘cut’對應的及物動詞‘切る(kir-u)’可以藉由不及物化的詞綴‘-e-’而不及物化，成為表示結果狀態的起動不及物動詞‘切れる(kir-e-ru)’。但是，當動詞意含主事者的某種特定行為時，例如‘刻む(kizamu)’(切碎)，似乎就很難被不及物化。

許多前人的研究都嘗試把這些阻礙動詞不及物化的因素公式化或條理化。例如，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95) 以是否允許不及物化為基準，將英語動詞分為兩類：一為不允許不及物化的‘cut’類，一為允許不及物化的‘break’類。二者的差異在於，前者的起因事象是‘受指定’(specified)，而後者則是不受指定，並圖示如下：

- (77) a. cut : [[x DO-SOMETHING] CAUSE [y BECOME CUT]]
 ↓
 <+specified>
 b. break : [[x DO-SOMETHING] CAUSE [y BECOME BROKEN]]
 ↓
 <-specified>

例如，‘cut’是指用刀或剪刀等工具來引起‘被切斷’的狀態，因此‘cut’在詞彙語意上‘指定’一個表示‘使用道具來行使某種特定行為’的‘起因事象’，也因此無法抑制‘使動者’外元。同樣地，其他類似的受格動詞‘destroy／sterilize／murder／build／homogenize／humidify’等也是明顯地含意著使用武器、消毒器、建築或製乳器材以及加濕器等工具來行使某種特定行為，因此無法將使用該工具的‘使動者’抑制，以形成起動不及物。L&RH (1995) 將這種動詞的語意特徵視為動詞在詞彙語意上指定‘起因事象’，並以<+specified>來標示。

另一方面，屬於‘break’集團裡的動詞，其狀態變化的成立未必需要主事者的某種特定行為，因為在某些場合不須借助外力，只要內在的因素就能引起自發性的狀態變化。例如，以

家電製品為例，其故障或壞掉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來自外在的破壞，如小孩的惡作劇等等，也有可能是出自內部自發性的毀壞，如用了太久而壽終正寢。如果是後者，則無法為起因事象指定一個特定行為。類似如此語意特徵的動詞，因為詞彙語意上不指定起因事象，可以用 <—specified> 來標示，並表示允許使動與起動的交替。「穿破」之所以允許起動不及物用法，是因為「穿破」可以含意來自內在自發性的「鞋破」的狀態變化，而不須指定一個特別的起因事象，因此可以抑制前項動詞「穿」的主事者²⁹。

另外，小野（2000：21-23）參照 Pinker (1989)、L&RH (1995)、Talmy (1996) 以及 Rappaport Hovav and Levin (1998) 的主張，提議在動詞的詞彙語意結構裡，除了概念結構以外，應該另設一個「事象結構」(event structure)。以 (77a) 為例，起因事象 e_1 的參與者為 x ，而結果事象 e_2 的參與者為 y 。當結果事象 e_2 裡只有內元 y ，而無外元 x 參與時（如 (78a) 與 (78b) 所示），表示結果狀態的變化是由 y 本身來操縱的。按照影山（1996）的說法，此時 y 有某種「內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 的力量，因此，可以產生不及物化。

- (78) a. 事象構造： $e_1(x)$ $e_2(y)$
 b. 概念構造：[x ACT] CAUSE [y BECOME<STATE>]

但是，小野（2000：22）認為，當結果事象 e_2 裡出現了外元 x 的參與時，將阻礙整個動詞的反使動化，如 (79) 所示：

- (79) a. 事象構造： $e_1(x)$ $e_2(\underline{x}, y)$
 b. 概念構造：[x ACT] CAUSE [y BECOME<STATE>]

最後，湯（2000）以 CAUSE 與 AFFECT 的區別來表示是否允許反使動化。試比較 (80) 與 (81)：

- (80) $[V_t \setminus V_e]_{vt}$: ‘推開、摔破、灌醉’等
 $[[x \text{ ACT ON } y_i] \text{ CAUSE } [\text{BECOME}[y_i \text{ BE AT } <\text{state}>]]]$
 他推開了大門(走進去)；大門 *(他 /pro)推開了。
 (81) $[V_t \setminus (A > V_e)]_{vt}$: ‘縮小、升高、改善’等
 $[[x \text{ ACT ON } y_i] \text{ AFFECT } [\text{BECOME}[y_i \text{ BE AT } <\text{state}>]]]$
 他縮小了考試的範圍了；考試的範圍 (他 /pro)縮小了。

湯（2000：247）指出，(80)裡的 CAUSE 表示因為起因事象裡主事者外元對於結果事象裡客體內元的積極干與，而使這個客體內元無法脫離主事者外元的干與，因此無法不及物化。反之，(81)裡的 AFFECT 表示缺少這種起因事象主事者外元對於結果事象客體內元的積極干

²⁹ 抑制‘穿破’的前項動詞‘穿’的主事外元，使其不被投射到句法結構的過程也可以被視為‘脫使動化’(decausativization)。

另外，這也成為 Tai (1984,2003) 所主張的『漢語是『結果重視型』語言』的一個有力的根據。

與，因而允許不及物化。

從人類對事態所作認知的角度來看，使動及物與起動不及物的取捨在於說話者是否將整個「使動鏈」(causal chain；包括：使動—變化—狀態)都放入語言化的「視野」(scope)裡。如果說話者的認知視野裡包括了「使動」的部分，即使動概念結構裡的上位起因事象，則說話者將會選擇使用使動及物句，否則將會使用起動不及物句。當述補式複合動詞的前項動詞是一個隱含主事性很強的活動動詞時³⁰，說話者無法將「主事者」這位「參加者」(participant)排除在認知的視野之外，而必須將它「彰顯」(profile)或「前景化」(foregrounding)，因此傾向於選擇使用使動及物表現；相反地，當前項動詞不是主事性很強時，說話者容易將主事者予以「後景化」(backgrounding)，而只須將狀態變化的部分放入自己的認知視野裡，因此可以選擇起動不及物句。

4. 結語

在以上的討論裡，我們得到了以下幾點結論：

- 1) 有許多古漢語裡的單音節作格動詞演變到今日，已經失去使動及物用法，而成爲非受格動詞。爲了彌補失去的使動及物功能，在這些非受格動詞之前可以加上不具詞彙語意的輕動詞或表示具體動作語意的活動動詞(包括受格與非作格動詞)，而形成述補式複合動詞。
- 2) 從動詞的動貌屬性的角度來看，決定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是表示「完成」的動貌屬性；從動詞的詞彙概念結構的角度來看，決定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必要條件是同時具有「活動—使動—變化—狀態」的，表示「使動」的概念結構。爲了滿足這些條件，漢語表示「活動」的單音節受格或非作格動詞可以藉由以下的幾種方法來改變原有的動貌屬性或概念結構：複合動詞化、附加結果補語、附加動相詞以及改變動詞的「意志性」(volitionality)。
- 3) 決定英語結果句的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是結果句裡的主要謂語，而決定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則是複合動詞裡的後項補語。
- 4) 從論元與謂語的關係來看，決定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條件是「內元必須與後項補語成爲主謂關係」的「內元制約」。從詞彙概念結構的角度來看，決定使動與起動交替的條件依然是表示前因後果的「使動」概念結構。然而，這兩個條件都只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不是「充分的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因爲有些其他因素仍然會限制使動與起動交替的發生，例如概念結構的前項事象裡是否存在著「主事性」(Agency)等等。

參考文獻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陳光明 2003. 『現代漢語動相標誌的研究』台灣國立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³⁰ 嚴格地說，應該是「當說話者必須將一個含有很強主事性的事態表現爲語言(「語言化」)時」。

- Cheng, L.L.-S. 1997. "Resultative Compounds and Lex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 Tsao Feng-fu, Wang H. Samuel (eds.)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第三輯詞法與語彙』 167-198.
- Cheng, L.L.-S. & Huang, C.-T.J. 1994.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187-221, Pyramid Press.
- Croft, W. 1990 "Possible Verbs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In Savas L.Tsohatzidis, ed.,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48-73. Routledge, London.
- Grimshaw, J. & A. Mester 1988. 'Light Verbs and θ-Marking', *Linguistic Inquiry* 19, 205-182.
- Hale, K. & S. Keyser. 1987. "A view from the Middle", *Lexicon Project Working Papers* 10. MIT.
- Huang, C. T. James 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in R. Larson et al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Huang,C.-T.James. 1995. "Historical Syntax Meets Phrase Structure Theory : Two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7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影山太郎 1993. 『文法と語形成』, ひつじ書房, 東京.
- 影山太郎 1996. 『動詞意味論』, くろしお出版, 東京.
- Levin, Beth and Malka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IT Press.
- Li, YaFei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 177-207.
- Li, YaFei 1993.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ctuality". *Language* 69, 481-504.
- Li, YaFei 1998.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ta Assignment Hypothesis.",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 Li, YaFei 1999. "Cross-Componential Causativ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7:445-497.
- 呂叔湘等編 1980. 『現代漢語八百詞』, 商務印書館, 北京。
- 望月圭子 1990. 「日中両語の結果を表す複合動詞」『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第40号: 13-27.
- 望月圭子 1990. 「動補動詞の形成」『中国語学』237: 128-137. 日本中国語学会.
- 望月圭子 2003. 「日本語と中国語における使役起動交替」『松田徳一郎教授追悼論文集』 236-260. 研究社出版.
- 望月八十吉 1992. 「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能格的表現」『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 くろしお出版.
- 小野尚文 2000. 「動詞クラスモデルと自他交替」、丸山忠雄・須賀一好(編)『日英語の自他交替』、33-70.
- ひつじ書房.

- 太田辰夫 1958. 『中国語歴史文法』，江南書院。
- Pinker, S.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MIT Press.
- Rappaport, M. & B. Levin 1988. "What to Do with θ-roles", W. Wilkins (ed.) *Thematic Relations (Syntax and Semantics) 21*, 7-36. AcademicPress.
- Rappaport Hovav, M. & B. Levin 1998. 'Building verb meaning', in M. Butt & W. Geuder (eds.)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97-134. CSLI Publications.
- 沈 力 1997 『現代中国語の動詞構造の研究-語形成と句形成の平行性を中心に』 京都大学博士論文。
- 申亜敏. 2001.「從詞彙語意結構看漢語動詞的情狀分類與作格性」『中国語学』248号: 123-136. 日本中国語学会。
- Simpson, J. 1983. 'Resultatives.' In L. Levin, M. Rappaport & A. Zaenen, eds. 1983. *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143-157.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 Tai, James H-Y.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Tai, James H-Y. 2003. 「認知相對論：漢語結果複合動詞的啟示」，『語言暨語言學』第四卷，第二期: 301-316, 中央研究院。
- 田窪行則.1986. 「一化」『日本語学』5:3, 81-84.東京：明治書院。
- Talmy, L. 1996. 'The windowing of attention in language'. In Massyoshi Shibatani & Sandra A. Thompson (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235-287. OxfordUniversity Press.
- 湯廷池 1989. 「詞法與句法的相關性：漢、英、日三種語言複合動詞的對比分析」『漢語詞法句法續集』 147-211. 臺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1992a 「漢語語法的「併入現象」」『漢語詞法句法三集』139-242. 臺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1992b 「漢語述補式複合動詞的結構、功能與起源」『漢語詞法句法四集』95-164. 臺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2000. 「漢語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第七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討論論文集』台灣國立中正大學語學研究所。
- 湯廷池 2002a. 「漢語複合動詞的使動與起動交替」，『語言暨語言學』3卷3期：615-644..中央研究院。
- 湯廷池 2002b. 「漢語派生動詞‘一化’的概念結構與語法功能」『中國語文研究』 第13期, 9-25. 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 湯廷池 2004. 「漢語動後成分」，『華語文教學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37-158.
- 湯廷池、湯志真. 2000. 「漢語複合動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第一冊 語文分析組』: 280-298.
- 湯廷池、張淑敏 2001. 「次要謂語的研究：漢英對比分析」『第五屆國際電腦多媒體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E. 1981. ‘Argument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81-114.

徐丹 2001. 「從動補結構的形成看語意對句法結構的影響」『語文研究』第2期：5-12，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中国語の使役起動交替

望月 圭子

本稿の目的は、中国語における使役起動交替が、どのような要因で生起又は阻害されるかを検証することにある。本稿で得た結論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 1) 現代中国語において、单音節動詞が使役起動交替を起こす例は、「開 kai (開く), 關 guan (閉じる), 轉 zhuan (回す/回る), 倒 dao3 声 (換える・移す/倒れる), 熄 xi (消す/消える)」等、ごく少数の例に限られている。
- 2) 古代中国語においては、形容詞又は非対格動詞が、形態を変えずに使役用法をもつ例が多い。例えば、古代中国語では、「壞 huai (壊れる)」は、そのままの形態で、「壞す」という使役用法を持ちうる。しかし、兩漢時代より、「原因事象の動作+結果事象の結果状態」という組み合わせの述語からなる「述補式複合動詞」が形成され始め、古代中国語における使役用法は、「述補式複合動詞」によって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即ち、「壞 huai (壊れる)」は、非対格用法のみを持ち、その使役用法は、前項に原因事象の動作を表す他動詞‘打 da (叩く) / 摧 shuai (叩き落す) / 弄 nong (何らかの動作を加えるという意味の軽動詞)’等を付けて、‘打 da 壞 huai / 摧 shuai 壞 huai / 弄 nong 壞 huai’等の「述補式複合動詞」を形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 3) 現代中国語において、单音節使役他動詞が、対応する自動詞用法をもつためには、結果性を表す成分を後ろにつけて、「完結性」(telicity) が与えられ、「活動—使役—変化—結果状態」という語彙概念が表されることが必要条件となる。このために用いられる文法手段は、「述補式複合動詞」化、結果補語の付加、「不 bu 小 xiao 心 xin (うっかり)」等の副詞による、動作動詞の「意志性」(volitionality) の否定といった手段である。
- 4) 英語の結果構文と中国語の「述補式複合動詞」は、ともに原因事象と結果事象という二つの事象を表す。しかし、両者には、以下のような相違がある。即ち、英語の結果構文の使役起動交替を決定しているのは、一次述語であるのに対し、中国語の「述補式複合動詞」の使役起動交替を決定しているのは、二次述語の非対格性である、という相違である。
- 5) 一般的に、「述補式複合動詞」は、使役他動詞用法のみをもち、後項の述語が、対応する起動自動詞用法となる。
- 6) しかし、中国語の「述補式複合動詞」は、前項動詞の「動作主性」(Agency)

が「背景化」(backgrounding) される場合には、使役起動交替を起こす場合もある。その場合、「後項述語が、内項と‘叙述関係 (predication)’を持つ」ことが、その必要条件となるが、十分条件ではない。